

「龜」去來兮：觀看龜山島的方式

文／陳偉智（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）



▲在宜蘭海岸遠眺龜山島。（攝影／陳偉智）

在未有人類在宜蘭或東部臺灣活動時，龜山島只是離岸不遠的一座離島，在地質作用下逐漸成形火山島，偶有水下硫氣孔噴發。將「龜山島」在地化，變成人們的文化想像，主要是人們的文化作為，形成許許多多觀看離島的方式。

「龜蛇把口」的風水地景

遠古時代在宜蘭平原生活的原住民，應該也有描述龜山島的語言和神話傳說，不過目前暫無線索可以追尋。兩百年多年前初來乍到的漢人殖民者們，無論是被帝國官員視之為「土民」的庶民百姓，長於「堪輿形勢」之學的風水專家，或清帝國官員，使用傳統漢文化的種種論述來描述它，賦予許許多多的意義，在此過程中，龜山島的離島地景也隨之「在地化」，構成深具地方感的整體在地地景的一部分。

1850年編纂成書的《噶瑪蘭廳志》中描寫龜山島：「龜山，一名龜嶼，在

廳治東六十里海島，以形得名。岸臨無際，孤嶼聳起，與玉山遙遙作對。其縈波蹙躒，近復與沙汕蜿蜒，天然作廳治門戶，形勢家所謂龜蛇把口是也。其龍從蘇澳穿海而來，一路石礁，高者如拳，小者如卵，隱隱躍躍，如起似伏。山週二十餘里，高二百餘丈，朝旭初升，變幻萬狀。蘭陽八景所謂「龜山朝日」者，此其第一。將雨，則噓霧咽雷，聲如震鼓。中匯一潭，清澄徹水，春夏間時有漁人結網焉。」

十九世紀初期，清帝國將臺灣編入新版圖的文化策略中，「龜山島」登場了，進入以風水地理知識為核心的地景解釋典範中。關於龜山島的敘述，多以其地理位置及外形為特徵，例如在廳志中，「天然作廳治門戶，形勢家所謂龜蛇把口是也」，這種以風水地理知識為背景的「龜蛇把口」地景再現，一直是主導性的論述。

這套建立在風水知識的空間理論，並非清代官員文人在宜蘭實踐的特例，而是當時臺灣所有行政區域共有的空間知識；不僅是官員有誇張的帝國空間理論，一般漢人也有類似的視角。

例如當地百姓在頭圍建造了「真武廟」奉祀玄天大帝，藉以「鎮」住港口附近如「蛇」一般的沙洲及外海

似「龜」的島嶼。廳志中記載：「真武廟：俗呼上帝廟，在烏石港口，距廳北三十里，祀北極佑聖真君也。按北方元武七宿，其象龜蛇；而廳之形勢，北有龜嶼在海中為天關，南有沙汕一道，蜿蜒海口為地軸，故堪輿家以為龜蛇把口之象，土人因建廟以鎮之。」由於風水知識是建立在實地觀察山川脈絡走向，以及某些特殊地景的詮釋，龜山島因此成為漢人殖民初期，風水專家、文人官員、一般民眾必然觸及的對象。

「龜山朝日」的風景轉化

十八世紀末，漢人入宜蘭進行大規模開發時，傳統漢人社會的文人風景觀——「八景」論也在當地展開。最初是漫遊到宜蘭的勘輿形勢家蕭竹，將這個觀看方式帶入，以「陽基八景」命名宜蘭地景，在其「八景」風景觀敘述中，龜山島以「龜嶼秋高」呈現。1825年，任噶瑪蘭廳通判的烏竹芳循此傳統，命名「蘭陽八景」，龜山島被名為「龜山朝日」之景。烏竹芳的「蘭陽八景」隨後在地方官員與仕紳編撰《噶瑪蘭廳



▲蘭陽八景之一。（圖片出處／龜山朝日，《噶瑪蘭廳志》）

志》時加上木刻版畫。

從風水知識「龜蛇把口」，到風景論中的「龜山朝日」，龜山島從「地理」到「風景」的意義轉變，也代表宜蘭從入墾時期，到形成傳統漢文化社會的轉變。此後，「龜山朝日」成為各種文化活動中龜山島的主要意象，甚至離島地景的例行化、公式化的觀看方式。

近代地質學知識觀點

1888年，馬偕從淡水出發，到學生阿華母親的出生地龜山島傳布福音，在《臺灣遙記》記錄他看到的島嶼：

中國人稱Steep Island為Ku-soa（龜山），以某些點而論，該島很像一個大龜昂首戒備之狀。有一邊是垂直的，足有1,200呎高。其岩石的構造是分層的粘板岩，含粘土的沙岩及火成岩。在環航該島時，我們看見硫磺蒸汽在其邊上升起，在水平線相近處有淡白色的灰燼和熱水。這一切顯然都是從地中湧出沸騰的硫磺。

文中顯示馬偕觀看龜山島的方式——建立在近代地理學地質學知識上的觀點，在傳統漢人風水形勢論與八景論外，將龜山島的意義帶來新的領域。十九世紀下半葉，與馬偕一樣來自西方的博物學家與探險家，如史溫侯（Robert Swinhoe）、柯靈烏（Cuthbert Collingwood），以及來測量東部海域的英國海軍的水手們，他們測量龜山島的位置，在航海指南中描述其座標，甚至寫實的畫了龜山島的水彩畫，帶來新的觀看方式。



▲龜山島部落。(圖片出處／《日本地理大系第十一卷臺灣篇》，1930年)

殖民統治下的漁村聚落

日本領臺後，為確立《乙未條約》中明訂割讓的臺灣及其「附屬島嶼」位置，1897年總督府派遣官員先後登上東部離島，包括蘭嶼、綠島、龜山島及彭佳嶼，宣示收入版圖並展示統治權力。

1897年9月7日，民政局縣治課長高虎太與宜蘭廳官員登島視察，龜山島成為近代國家治理下的一個離島。此後，除島上的漁村社會發展外，來自國家的近代視線逐漸展開。殖民政府展開人口調查、土地調查，以及植物、動物調查等，島上的土地、人口及水下陸上的自然生態環境，逐漸被記錄，成為國家治理對象。十九世紀中葉以前，出現「春夏間時有漁人結網焉」的季節性漁民聚落，已有定居的漁村。

在國家的視線凝視下，龜山島進入近代國家對統治領域全般掌握的「透明化」過程；除了各種政府機關，如警察派出所、學校、村里辦公室、衛生所外，近代知識也隨之登島，成為近代國家統治下的諸多「村落」之一。

離鄉返鄉的寄託意象

經歷了日治時期到戰後國民政府

的治理，龜山島的「漁村」社會，到了1960年代，人類學家王崧興登島後，在漁村民族誌《龜山島》中，詳細記錄漁村居民依海為生所發展出來的船團社會組織、物質技術及相應的宗教實踐。

1977年，國防部將龜山島列為管制區域，將島上居民遷移到本島，重建社區聚落，為近代國家空間治理的極致展現。直到解嚴後1990年代，在宜蘭縣文藝季「歸來吧！龜山」主題中，才提出「重返家園」呼聲。宜蘭縣籍文學家黃春明創作長詩〈龜山島〉，呼應離鄉與返鄉情感。晚近龜山島漁村原居民為保留文化資產，登錄「龜山島文化地景」的訴求，是在地居民對於離島家鄉，以及漁村歷史記憶的一種文化行動。

日治時期宜蘭線鐵道的通車，使宜蘭與政治經濟中心臺北產生新的區域分工。從宜蘭到臺北的城鄉遷移，成為民眾生活中的社會事實。黃春明〈龜山島〉詩表現搭火車離鄉與返鄉，不只是離島的居民遷村到本島，也是離鄉後的宜蘭居民對於故鄉精神象徵的寄託。

結語

龜山島在自然史地質時代誕生以來，一直都是存在海上的，不同的是人類的文化活動如何觀看。地景從來就不是本身的呈現而已，而是人們在各種不同的表意系統中的觀看方式，賦予各種意義。在風水知識、風景觀，或近代制度的不同表意體系中，以形得名的龜山島，在各種知識觀念的視線中，有了各式各樣的島嶼意象。☞